

永和·公寓

母親離家那天，搖醒仍在床上酣睡的我。

「我要走了，家裡我最後一次打掃好了，以後妳要定期清理，地板一定要跪下來用抹布擦，才會乾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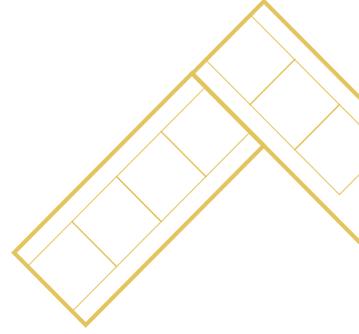
我應了一聲，翻過身去，朦朧中聽到行李箱拖過客廳的摩擦聲，接著是門把扭開的喀喀聲——然後啞啞地把大門闔上。

我與母親相依十多年的日子就這麼結束了。

幾個月前母親告訴我她決定再嫁，對象是她去歐洲旅行認識的一位法國攝影師。她要搬去南法的一個小鎮和他生活，房子則留給我照顧。

「總有一天我會再回來住的。」她說。

母親離開後，屋裡寂靜的回音卻分外吵雜，我側躺在木板床上許久，才發現，原來房子是會發出聲音和你對話的。廚房水龍頭每隔五秒落下的水滴聲，牆上時鐘忙碌的滴答音，就連廁所傳



來的水管低鳴，都立體環繞而清晰。

沿著床邊起身而坐，我抱著雙膝思忖，今天是我開始一個人的生活。

母親在我七歲即將上小學的時候，在永和買了這戶公寓的四樓。當時是全新建造的社區，記得剛過戶好幾次放學回家，都見到母親跪在地下用抹布很仔細地清理磁磚的每一個縫隙，還用松香水一遍又一遍擦拭窗戶邊緣的殘漆。

也是在那年，父母決定簽字離婚。父親後來偶爾會來造訪，但沒待多久兩人交談的音量總會逐漸升高，尖銳的口氣，像利針一樣驚險地劃過不圓滿的氣球表面。手握著家長待簽聯絡簿的我，往往躊躇不知何時可以走近，深怕一個不小心，就在這屋內刺爆了雙方滿滿的怒意。

後來，父親有時會和我約好帶我出去吃飯。我總是提前準

備好，打開公寓的壓花毛玻璃窗戶，趴在窗邊探著頭，安靜地等著父親騎著摩托車出現。我很小就能分辨父親的摩托車聲，即使在當時騎野狼125並不稀奇。或許是父親的機車為了身型嬌小的我，安裝了可以登上後座的踏板，所以騎起來多了一份沉甸的悶悶聲；又或許是改裝的二手引擎，奮力發動後，聽起來總像一隻老狗喘著氣。無論如何，即使在吵雜的午後，我都可以清晰地分辨那是父親的摩托車從巷口駛進，徐徐抵達。

有次夜裡父親載我回家，他吩咐我先上樓，他隨後會上去幫我看看數學作業。我進屋後就在客廳沙發等著，睡著了後醒來，發現已經是半夜，父親並沒有上來，這才明白大人說的話往往是有口無心。我開了窗向下張望，沁涼的月色心照不宣地映著公寓外狹小的巷弄，深怕戳破了一夜靜謐的謊言。那天後來我爸去了哪裡，我也沒有再過問，倒是母親知道這事後打了電話去向父親大發雷霆，然後生氣地跟我說：「就叫妳不要再跟妳爸約！」

很多年後，決定和交往對象分手的那天，我也打開了房間那扇毛玻璃窗戶。望著他在深夜騎著機車離去，薄襯衫在身後微微揚起的背影，碎了一地的心在相似的夜光下無所遁形。原來見證別離的月影，一直都燦印在婆娑淚眼裡。

一個人生活後，我依舊早上匆忙地梳洗、套上磨腳的高跟鞋趕搭捷運。住在永和的人，總是很習慣過個橋到臺北市打拼，一

且刷了悠遊卡進了捷運閘口，就像即將走進修羅場般從容就義。

白天在每個劍拔弩張的會議中水裡來火裡去，即使無止盡的加班，待辦事項卻始終拉得和日落後的燈影一樣長。偶爾在茶水間偷得微微喘息的片刻，總是得深呼吸告訴自己：

「沒有人能毫髮無傷地出人頭地。」

晚上拖著滿是傷痕的身軀擺渡回岸——返家時，被掏空的身體往往會啟動自動導航，靠著肌肉記憶在下一個街口右轉，在那個長滿青苔的斜角準備掏鑰匙，再走五步就要打開家裡樓下的鐵門。從小就聽說中永和複雜難懂的路段像個饒口的笑話，現在才明白，即使常沿著蜿蜒小巷蹣跚而行，每一步，都沒有比想在橋的另一岸腳踏實地來得吃力。

而母親總愛在我上班最忙碌的時候打來，興高采烈地訴說她又去了哪些南法小鎮，結交了多少同輩的朋友。淹沒在各式報表中即將滅頂的我，逐漸沒辦法同理國外退休生活的清幽，慢慢對這樣毫無連結的對話感到不耐。

我甚至沒辦法好好回答母親問的「妳最近怎麼樣？」——這個看似簡單卻又沈重的問題。

因為我無法解釋，這個連早餐都來不及飽腹的一天，在會議室被大老闆拍桌臭罵後，雙手微微顫抖，頹坐在電腦前的窘迫。

也沒有勇氣吐露，那個下班後疲憊的夜晚，向交往六年的男友試探對未來的計劃，他意興闌珊地回說：「我還沒遇到想結婚的對象。」——後來，我一個人狼狽地走在打烊的永和路旁，揮之不去的難堪像蟲子爬滿全身。

母親或許感覺到刻意的迴避，便不再追問我的近況，改吩咐起要好好照顧她的房子。

「陽台上的花有沒有澆水？澆水最好選在晚餐時間，免得滴水聲吵到鄰居。」

我已經鮮少能在晚餐之前下班回到家了。

「地板有沒有常擦？一定要跪下來用抹布擦才會乾淨。」她再三強調。

但我奔波一整天早已腫脹的雙腿，哪裡還有能跪下擦地的力氣。

電話這頭，每句叨叨絮語聽起來都如此毛躁刺耳，我便把悻然揉成利刃，武斷地劃斷這條越洋電話線。

那天又是加班到十一點半，勉強趕到捷運站，在廣播的催促聲中驚險地搭上往南勢角的末班車。癱坐在藍色長椅上，看著黑屏窗戶反射回來頹敗的自己——這些年就在列車搖晃一站又一站地走過，快得令我不敢仔細端詳：得到的，是否真的有比失去的多？只怪自己野心勃勃地想在三十歲前做出點什麼成績，最後只得到歲月將你打劫得一丁不剩的，空虛。

過了古亭站後，列車通過新店溪下方，轟轟的行駛聲特別劇烈，壓縮的空氣讓車廂彷彿扭曲成一筒巨大的時空膠囊。恍惚中，車內閃爍的電子看板好似人生跑馬燈，不斷提醒你，時光的旅程到站了，不管多累都要記得下車。

也許這段末班車的經驗真的有那麼一點靈異，出站那刻起我變得毫無懸念，拼命地想逃離這條溪、這座橋，還有所有岸上的人。用僅存的最後一口氣出走，輾轉落腳在地球的另一端。

紐約，我以為在這世人口中自由奔放的城市，我終究可以奪回自己的人生。沒想到後來發現，住在和曼哈頓隔了一條河的皇后區，搭著擁擠的地鐵趕往市區的心境，竟然和從永和通勤到臺北市如此相似。原來我所嚮往的自由，不過是從新店溪的這一岸，擺渡到East River的另一端；從南勢角線，換乘到紐約地鐵F線。

那年四月的某一天，明明該是春暖花開的日子，紐約卻下起了大雪。我站在租金昂貴的公寓窗邊，看著盛雪如糖霜般降下，啪啪地打在玻璃窗上。轉眼間，這個過動的城市披上了一層新白的糖衣，像隻被馴服的駿鷹般精緻而貴氣。鏟雪車徐徐駛過，嗡嗡地劃破深夜的寧靜。頭一倚，心裡卻想起家裡那間老公寓——不知今晚是否落雨，敲得窗上的塑膠浪板答答作響？不知一樓的

夜來香是否滿叢，淡雅的香氣向上幽幽綻放？

許多年後，母親的法國丈夫過世了。再搬回公寓四樓時，母親已經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。長年在國外流轉的我，趁著聖誕假期回家住一陣子，順手整理舊東西的時候，忽然落下一把前男友家的鑰匙。剎時間鑰匙好像在空中轉開了一道時光的門，令我不得不刺眼地回顧，那些在年輕氣焰高昂時，把愛情嘩啦嘩啦打碎，散落一地的觸目驚心。

而無論是在生活裡跌了跤，還是在感情裡拐了腳，這間公寓始終溫柔地攬著我，用合宜的窗角，喚進適切療癒的日照，給我剛剛好的能量，將委屈熬成一碗歲月的漿糊，足以把碎掉的自己再一片片地黏回來。

「快點把不要的東西整理出來，丟到這個袋子裡，垃圾車要來了！」母親的催促聲打斷了我出了神的愣怔。

《給愛麗絲》的震耳音樂逐漸駛近，在垃圾袋即將打結封口的最後須臾，我順手將那把舊鑰匙扔了進去，便和母親拎著垃圾下樓，然後將成袋的丟棄物送入垃圾車的龐然大口。同時也確定，那些支離敗碎的破青春都已進了無盡黑洞，也許在某個空蕩的異世界裡，終究不會再隱隱作痛。

「桌上的水果記得吃掉。」母親轉身邊爬樓梯邊吩咐著。
「嗯。」我應了一聲。
然後啞啞地把大門闔上。

未流連



個人簡介

彰化裔新北市人，通勤臺北市上學、上班數十年載，公館大學畢，曾任外商行銷工作，目前旅居海外，一個心靈上永遠的異鄉人。

得獎感言

小學的時候曾被老師指派參加「交通安全作文比賽」但鎩羽而歸，當時曾不解何謂一篇好的文章。大學時國文教授鼓勵我投稿，數十年後終於做到了。跌撞的生活煉成筆墨，爬梳際遇拋擲在心底，雜染開的幽幽回音，有我的、也有我親愛的朋友們的。謝謝評審肯定。

標題似寫地景，文中確也有許多新北地景，如「中永和複雜難懂的路段像個繞口的笑話」，但全文卻巧妙以聲音串連，如形容父母吵架，不是雙人的罵聲，而是聽者覺得那尖銳的語氣，像利針一樣即將劃過不圓滿的汽球表面，手拿聯絡簿的女兒，唯恐刺爆那滿滿的怒意。又如文末垃圾車的音樂《給愛麗絲》以及大門關上的哐啣聲，都像在呼應流浪地球一圈又回到最初公寓的母女，以及親情。



AWARD
LITERATURE